



薛定谔的“法式管理”

在我的印象中,法国总是充满了矛盾,包括今年参加卡塔尔世界杯的这支法国队。

2014年采访巴西世界杯,我是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,从巴黎转机前往里约热内卢的。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时候,一身疲倦的我本来就想找个地方“躺平”,没想到刚走进候机室,就传来了一阵音乐。原来是机场的工作人员载歌载舞,唱着世界杯的主题曲,为乘客提前预热。不少和我一样疲倦的乘客,马上就清醒了,和工作人员一起跳了起来,就像当时的一个球迷说的:“世界杯就这样提前在巴黎揭幕了。”

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组织能力,他们能让人们转机的时候忘记疲劳,利用远在南美洲的世界杯为自己加分。就体育领域法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做组织工作的,1927年正是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法国人儒勒斯·雷米特提出了举办世界杯,他被称为“世界杯之父”;法国人顾拜旦在古代奥运会停办1500年之后,于19世纪末提出举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倡议,他也被称为“奥林匹克之父”。

但当我们提到法国队的时候,总能想到“内讧”这个词,最近的例子就是本泽马的退出被很多人认为是“将

帅失和”而非有伤,各种阴谋论充斥着这支法国队。

我在巴黎旅游的时候,看到过雄伟的埃菲尔铁塔,但也在铁塔下亲眼目睹过卑劣的“骗局”。我朝拜过博物馆殿堂卢浮宫,也见证了朋友在卢浮宫里被小偷偷掉了钱包。我参观过最高雅的充满了文化气息的巴黎歌剧院,就在歌剧院的对面,很多人在店还没有开门的时候就排队等候进入“充满铜臭味”的老佛爷百货公司。

这是矛盾的法国,而参加今年世界杯的这支法国队,他们的“矛和盾”多少显得有些失衡。尽管本泽马在世界杯开赛前退出,但姆巴佩、吉鲁和格列兹曼组成的攻击线,让所有的对手闻风丧胆,法国队能打破连续几届卫冕冠军无法从小组出线的魔咒,一直走到最后,依靠的就是强大的攻击力。虽然带刀后卫特奥在半决赛中为法国队首开纪录,但高卢雄鸡的防守能力还是要远逊色于进攻。

法国队在决赛之前的丢球是五个,他们只在半决赛中零封对手,防线的不够稳定让球队在决赛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一场平局。法国队是第五支连续两次打进世界杯决赛的球队,如果法国足球要延续这样的辉煌,或许要期待在后防线上也出一个“姆巴佩”了。

梅西就像一篇散文诗



时至今日,我还记得那位不知姓名的阿根廷大叔在我耳边高喊出的那句:“巴西不行,南美洲要拿世界杯冠军,还得是我们阿根廷!”那是2014年的夏天,我在巴西采访世界杯。首场半决赛巴西对阵德国,东道主竟然输了个1比7。次日在球迷广场采访第二场半决赛,阿根廷凭借点球大战击败荷兰杀进决赛,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

那位阿根廷大叔说,他的祖国能夺冠,因为潘帕斯雄鹰拥有梅西,但最终阿根廷人还是笑早了。虽然梅西个人拿到了那届世界杯的金球奖,冠军却花落德国,小跳蚤痴痴凝望大力神杯的那张图片也在网络上流传一时。

事实上,我第一次在世界杯现场看梅西踢球是在2010年的南非。那已是梅西的第二届世界杯,23岁的他是阿根廷队史上最年轻的队长。犹记得那是阿根廷小组赛首战,马拉多纳率队一球小胜尼日利亚。那场比赛,菲戈、齐达内就坐在我身后10米不到的贵宾席;赛场外,还见到了将中国男足首次带进世界杯的米卢,不过,当时好像也就中国人认识他。

作为第一批“80后”,我对于阿根廷队的记忆,更早还是1995年的美洲杯,那届赛事央视担任解说的是黄健

翔,这时距离他那段著名的“伟大的意大利左后卫”的解说还有11年之遥。那届比赛,作为上届冠军的阿根廷点球输给老对手巴西无缘四强,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,则是四场四球,拿到最佳射手的巴蒂斯图塔,后来才知道,那已是巴蒂的第三届美洲杯,前两次参赛,他都随队拿到了冠军。

此前在意大利采访,我也特地去了巴蒂效力过的佛罗伦萨,在这座小城的九年中,巴蒂留下了157粒意甲进球,但冠军头衔只有意大利杯和意大利超级杯这种含金量不高的。沿着当年巴蒂追逐冠军的脚步,我也去过罗马“朝拜”。在奥林匹克体育场,走过巴蒂曾走过的路,也许,这也算是一种相逢吧。

巴蒂说过,马拉多纳可以向球场上的每个人发号施令,并且无人敢不服从。如果说马拉多纳是一首诗歌,那么梅西就是一篇散文,个性中缺少一种梦幻般的极致。不过这届世界杯,梅西的统治力已经今非昔比,35岁的他终于等来了自己在国家队最好的时刻。世界杯冠军对于早已荣誉满身的梅西来说,是比肩马拉多纳的最后一张通行证,我算不上阿根廷球迷,但也想梅西能够补上“球王”拼图的最后一块。



决赛这天,我们的公寓房间突然掉了一块天花板,直直地砸在了地板上。那一声就像是宣布冠军归属的尘埃落定,也很像我们这群人在这一刻近乎透支的体力状态。

三名记者在报道世界杯期间相继离世的消息始终在我们的心头徘徊,大多数人在最后阶段都有意无意地放慢了脚步。我们都爱着自己的岗位,爱着世界杯和足球,但更需要爱自己,在忙碌的节奏临近结束的那一刻,希望时间可以走得快一点,又希望每一秒钟都走得慢一点。

克罗地亚与摩洛哥的季军战开打时,因媒体门票被拒无法前往现场的我去了一趟“球迷节”广场。

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小国办大赛的压力。当数万人同时前往一个地点时,卡塔尔将这一站地铁设置为只出不进,在这条很可能拥挤不堪的路上不停设置障碍物,加大安保、志愿者的人力,以此分散人群,控制人流量,避免事故



特派记者 丁梦婕 发自卡塔尔多哈

报道世界杯,真的快乐吗?

的发生。

当我在“球迷节”完成视频相关工作后,由于不停走路积攒的疲劳一下子爆发了。我甚至感觉腰酸背痛,喉咙干痒,陷入是否二次感染病毒的担忧中。这个时候,地铁志愿者们——这群大多来自非洲,拿着微薄薪水的临时工与我形成了反差。

他们每天都过得很疲惫,因不停喊话指路,喉咙沙哑,但用手中的荧光棒配合着“即兴RAP”、随身携带的音响和自创的舞步,营造出了演唱会的氛围感,不会有人看不见这种快乐。

可能是看到我扛着大包、眉头紧锁地排队进地铁,却还要举着手机拍摄,一脸疲惫,一名

志愿者一边扭动着身体跳舞一边对我说:“别担心!要开心!”

辗转多站来到媒体中心。在门口的路上,经常会遇到一只小小的狸花猫,这次我不再着急赶路,先停下来逗了逗它,再去媒体工作间整理、回传素材,录制决赛前瞻视频。

最后是打印决赛门票。但这次明明只剩下一场比赛,在打印的过程中,屏幕上却显示共有两张门票打印中。我有点疑惑,还以为是申请的决赛后混合采访区门票在被拒了以后又突然通过了。没想到,第二张是主办方带着点预谋的、会给人带来些许伤感的票。

上面写着决赛对阵球队阿根廷 VS 法国,比赛地点、比赛时间,以及一句:Thank you。

简单的两个英文单词让我盯着看了很久,我也很感谢这一个月来的一切,不管是好是坏的经历。

离开前的这两件小事,确切地说,是简简单单的九个字——“别担心,要开心,谢谢你”,让我一下子释怀了。

最后一次站在卢赛尔体育场门口的我,望着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,感受着他们在我镜头前的“捣乱”,再次聆听阿根廷球迷哼唱的《兄弟们,让我们重燃梦想》和法国队球迷提前唱响的冠军口号,看着一阵又一阵的风拂过每个人的脸。

我不再嫌弃卡塔尔的昼夜温差,把温度调得很低的空调,沙尘飞扬的马路,还有过去一个月里被压缩到极致的赛程,难吃又贵的媒体餐,时常连不上的网络,当地时间晚上10点开球的场次,凌晨3点满是异味的媒体班车……

这是我第一次现场报道世界杯。从一开始就带着最后一次报道世界杯的心态来到这里的我,多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。